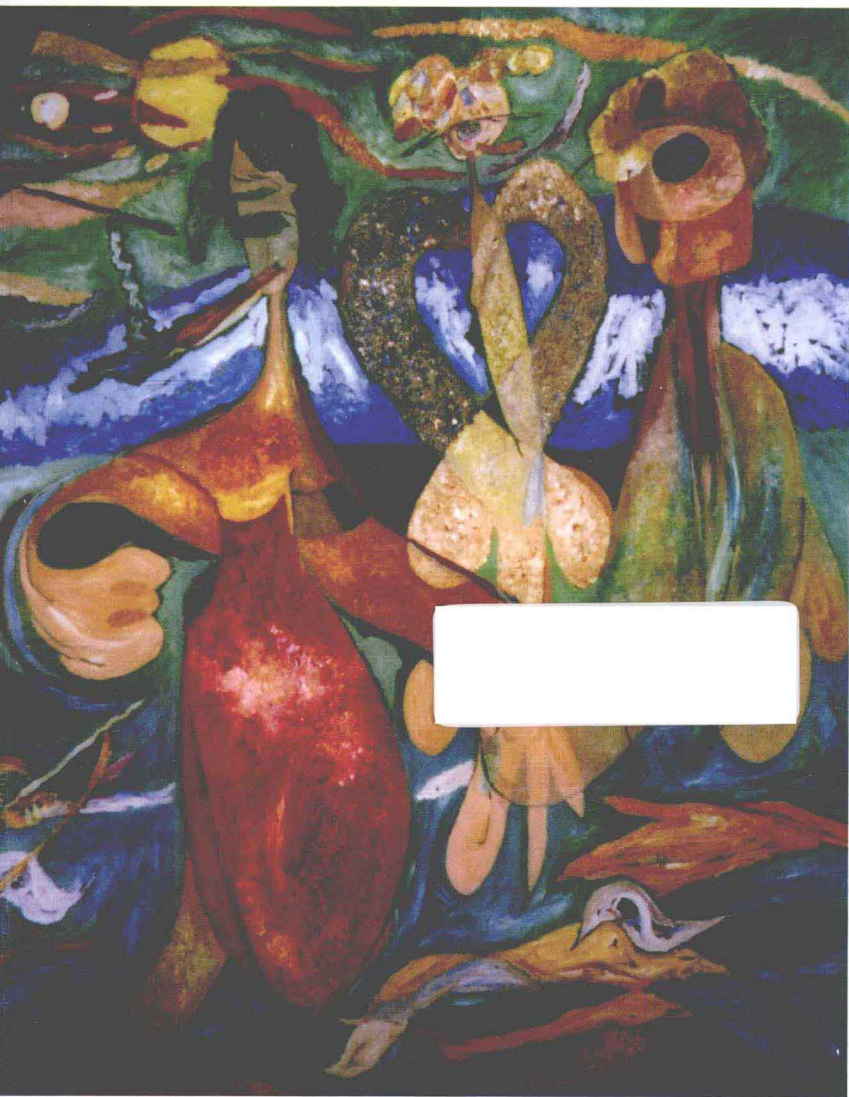


夫英（美）◎著

这是一部反映海外移民生活的长篇小说。本书通过对主人公卷毛儿、寒梅的出国经历及他们之间错综迷离的情感纠葛而演绎出来的一段极具悲剧色彩的故事描述，穿梭、纠结在过去和现在、中国和美国、理想和现实、灵魂和肉体之间。揭示了人性的欲望在隐藏与袒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悲哀和无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情爱斯维加斯

文昊◎主编

夫英（美）◎著



# 维吾尔斯坦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斯维加斯的爱情 / (美) 夫英著. -- 乌鲁木齐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3.4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 文昊主编)  
ISBN 978-7-5469-3912-4

I. ①拉… II. ①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334 号

选题策划:吴晓霞

责任编辑:吴晓霞

封面绘图:轩辕文慧

书籍设计:文 昊 党 红

## 世界华人作家丛书 主编 文 昊

---

|       |                        |
|-------|------------------------|
| 本册书名  | 拉斯维加斯爱情                |
| 作 者   | 夫 英                    |
| 出版发行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
| 地 址   |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
| 邮 编   | 830011                 |
| 总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 印 张   | 14.75                  |
| 字 数   | 250 千字                 |
|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69-3912-4 |
| 定 价   | 39.80 元                |

---

## 自序

“今天，凡是不愉快的事儿——免谈。”

每当我我和我的那些从中国“梦游”到美国来的同胞们相聚到一起的时候，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最先发出这种毫无建设性的倡议，并且每一次都会得到同胞们心领神会的首肯和积极响应。于是，我们便选择性地谈论一些令人欢愉的、鸡毛蒜皮的囿人囿事来填充这一段百无聊赖却又必不可少的“灰色”时光，以此来舒解郁积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由于过度疲惫而变得敏感脆弱的情绪。不管怎样界定谈话的内容、怎样自欺欺人地管束着一到某一特定的氛围下就会自然而然萌发而起的一种条件反射般的躁动，然后用平静的、若无其事的盈盈笑意来按捺层层叠叠的抑郁。有时，就连装腔作势的放声大笑都会在不经意间夹杂着一丝苦涩苍白的杂音。直到某一个“冒失鬼”又是在某一个不经意间说出一系列诸如：“如果，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如果，我们不来美国”，“如果，某某还活着”的屁话而遭到大家一致的谴责，然后便在谴责声中逐渐加入一些附和直至随之起舞，我们才好像是被拯救了般地回到原本，又一次有违初衷地从矫饰的欢颜中解脱出来，回到最初的自然状态之中，回到“如果我们不

来美国”，“如果某某还活着”的“永恒”话题之中。

“冒失鬼”对我说：“你应该……写点儿什么，为他。”

“当然。”他的提议正合我意，我的确是要写点儿什么，这种意念已经按捺很久了。我说：“我一定要写，但不是为他，而且……绝不只是为他。”

为了这个并不必称之为“使命”的使命，我甚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缺席了几乎所有“梦游者”们约定成俗的定期聚会。我说“不把那个东西弄好，我无言面对你们”有些言重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气喘吁吁把这个东西给弄了出来，并且几乎用尽了打印机里所有的油墨才把稿子打印出来。在又一次“梦游”们聚会的时候，我把书稿气宇轩昂地往桌子上一摔：“请诸位节省吹毛求疵的时间。我只是想说……我，写完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当着他们的面……流出了眼泪。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永远做不完并且永远也不能够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写作，就像总是试图让自己心满意足却永远不能够心满意足一样。那种起伏的、跌宕的、颤栗的情绪时常会在宁静得近乎冷僻的境遇中喧嚣起来，从而引发起一阵无以名状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拉斯维加斯爱情》里蔓延着，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是处在这种波动的、摇摆的状态之中而无法自拔。

灰色，是我为《拉斯维加斯爱情》设计的一个基本主调。尽管拉斯维加斯璀璨的夜色曾给那么多人带来了那么多美好的无限遐想和那么多明媚的渴望，尽管人类的那种最迫切、最真实、最原始的欲望在这里闪耀着至高无上的光芒，但当那亿万束闪烁的光影映耀到我的心里却陡然变成了一种漫无边际的灰暗时，当那种美好的感觉一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会被那种不美好的冲击而摧毁。于是整个身心便会在那种晦暗的沮丧中阴沉下来，并且总是试图在这种阴沉中找到一丝光亮，哪怕是极其微弱的一丝光亮。

在我别出心裁地构筑的这个展示人性梦魇般黑暗的陈列馆里，无奈的情绪和压抑的灰暗贯穿在作品的始终。我力求使那些在混沌的迷茫中摸索着的人们能够顽强地穿过灵魂深处的那一段最黑暗的甬道走向光明，就像是一个不管有多么晦暗、多么可怕的梦境都必将醒来、必将迎来

一个充满希望的、灿烂的黎明一样，就像贝阿特里切引导着但丁走向明媚辉煌的天堂一样。

我想证明，觉悟和忏悔是羸弱的人性能够得到康复的基本条件。我甚至想用我的充满慈悲的构想拯救主人公的那个卑微、苦难却充斥强烈欲望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生命。这并非是“仅仅力图用世界的材料来游戏，力图仅仅借助幻想的奇异组合来骇世惊俗。”我想为他的或者说我们所有人无法抑制的强大而低俗的欲望而辩护，然而我的辩护词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事实上，如果低俗的欲望可以被怜悯的话，那么罪孽是否就可以被赦免？

不过，我的主人公毕竟有了觉悟，有了忏悔。即使他的觉悟和忏悔是用生命作为代价而完成了一个相对人性的脆弱并不圆满的救赎，但他还是在觉悟了的前提下进入了一种痛彻心扉的悔悟：

“负罪的日子、歉疚的日子、忏悔的日子，我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灵魂的救赎以及被欲望囚禁中的解脱。我走进那座尖尖的、屋顶刺向天空，上面立着一个银白色十字架的灰色的教堂，跪在两边静立着的土灰色长条椅幽暗的甬道中默默地祷告：‘主啊！怜悯我吧、怜悯你这无辜的羔羊吧。’”

我是那样地恳切、那样地虔诚、那样地痛心疾首，以至于当我像所有的信徒一样，匍匐在那个受难的、鲜血淋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在受难的耶稣面前，扬起脸，摊开抖动着的双手颤声祈祷的时候，我的眼里竟然真的涌出了两大滴黏黏的泪水。过后，我自己都觉得好笑。“我是无辜的吗？谁能证明我的无辜？”我不知道是在问自己还是问着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

我的主人公是无辜的吗？那些蜷缩在欲望深壑中正在做着垂死挣扎的可怜的修行者们，那些穿戴着高尚道德的华丽服饰趾高气扬却笨手笨脚地穿行在俗街陋巷的隐忍的传道士们，那些已经把肉体随心所欲、放肆戏谑地袒露出来却又羞答答地把灵魂用一块破旧的遮羞布掩盖起来的伪君子们，那些像我的主人公一样“与其让灵魂在永无休止的欲望中死去，不如让欲望变成戛然而止的审判将肉体与灵魂一起毁灭”的悲壮的殉道

者门,他们是无辜的吗?即使他们不是无辜的,也大可不必用生命作为代价来完成他们惊世骇俗的自我救赎的壮举,以此来修补曾经纯净或者正统的然后又被欲望的蛊惑或驱使把生命亵渎得支离破碎的残骸。

死亡,只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示,他的愚蠢或是明智的抉择,正是试图用永久的沉睡来唤醒那些正在沉睡中的灵魂,告诉他们:“欲望一旦被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人就会变成恶魔。”

我的可怜的男主人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无能为力。他是属于无法战胜自己的那一类人。即使他已经在欲望的怂恿下由人变成了魔,但还是无法战胜自己,直到他精疲力竭、心灰意冷,直到他义无反顾地用阴森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头颅试图在扣动扳机的最后时刻体验一下战胜者的快感。然而他还是没有做到:“当那颗金光闪闪的弹丸从从容容地越过枪膛,呐喊着钻入他那乱蓬蓬的旋转着的头发戛然而止的时候,或许,鲜血已淹没了泪水的痕迹;或许,死亡终止了忏悔的哀号。

来时,疲惫而繁杂;去时,轻快而简洁。生命的电闪雷鸣,只不过就是那一声枪响的余音……对于我的主人公的自绝我甚至并未感到震惊和意外,我甚至觉得这是他完成生命历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和途径。

只是,他没有登上梦想的天堂却跌落到了充满着强烈救赎欲望的地狱之渊却永无救赎。这才是一种遗憾,一种人性在奢想的挣扎中最后跌落深渊的一种必然的遗憾……这种遗憾永远也无法得到补偿,它总是络绎不绝地穿梭在被欲望凌辱过的道德的空间而无所适从。当今的世界正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纵容着人类的这种原罪的滋生和壮大,越是标榜着文明的地域就越是肆无忌惮,仿佛罪孽也已经被编入了现代文明的范畴,自由世界的放纵和宽容已经颠覆了人类亘古不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秩序,从欲望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背叛较之被欲望囚禁着的忠诚更让人习以为常并津津乐道。

其实,背叛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苦难,那种在颤栗与不安中得到的快感马上就会被另一种恐惧和绝望所替代。顷刻的享乐带来了长久的疲惫,而这种疲惫是否就是人生的一个既不黑暗也无光泽的灰色地带?在这片柔和的、混沌的、漫无边际的灰色之中,站在远处的人们是否能够分辨出

那里面最亮的和最暗的部分？

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曾经写上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在思考以下的这些文字是不是一篇小说，尽管我已经毋庸置疑地把它归类为小说的范畴，而且也极力试图用写小说的方式把这里所要叙述的人和事进行一番极具感情色彩的乔装。然而当沉淀的记忆无意中被掀起，并在心中泛起了那种似乎是有些隐隐作痛的涟漪，我茫然了，茫然在清晰的回忆里，茫然在与往事不期而遇的碰撞中。面对着他们，面对着那些已经逝去的和正在痛苦中挣扎着的人们，我几乎丧失了写小说最基本的——虚构的能力。”

但后来，我还是把这段话删掉了。毕竟是小说，毕竟是虚构。

我对我的那些从中国“梦游”到美国来的同胞们说：“我向来没有什么使命感，并且对很多事情根本不知道怎样去解决……”

2013年元月于洛杉矶

那一天早晨,寒梅给我打来电话,尽管电话里她的声音已经颤抖得有些语无伦次,然而我还是从她那夹杂着断断续续哭声的陈述中听到了一个使我震惊得几乎跌坐在那一片刚刚浇过水的绿茸茸的草坪上。那一天的早晨风很大,把我刚刚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一转眼便吹得无影无踪,几乎没有留下一丝泪的痕迹。

妻子从房间里欢快地走了出来,她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递到我的手上,并且给我捋了捋被风吹乱了头发。当她看到了掉在草丛里的手机正在无辜地遭受着水的洗礼,脸上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我告诉妻子,卷毛儿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长着荒草的、能够看到大海的山坡上……饮弹自尽了。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的被烧掉了一个角的旧照片,照片上的那个梳着两条小水辫,清秀的、有些羞答答的少女,就是寒梅。那张照片应该是寒梅 20 多年前和卷毛儿刚刚谈恋爱





时照的。卷毛儿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从中国带到了美国，又从北加州奥克兰的家，带到了那个长着荒草的、能够看到大海的山坡上。

寒梅悲痛欲绝，她说她将以妻子的身份料理卷毛儿身后的一切事宜，包括替他偿还他所欠下的一切债务。等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她将带着儿子回到中国去，不再来美国了。那样，她就和卷毛儿彻彻底底地断绝了。她说卷毛儿激怒了上帝，是上帝把他带走的。她还告诉我，过几天她会来我们家，或许还会住上几天。

寒梅是属于卷毛儿的女人。这种属于是牢不可破的、是上帝的指派。然而卷毛儿来到美国后身边却又有了另外一个叫杨雪的女人，那个叫杨雪的女人不是上帝指派的，所以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于是，上帝便发给了他一支枪和一粒子弹。在他临别的时候，心里一定在狂呼着寒梅的名字，而他手里捏着的那张旧照片，也似乎在向上帝表白，他的心除寒梅外，从来没有爱过其他女人。

卷毛儿是属于寒梅的男人。是上帝把卷毛儿领到了寒梅的心里。既然是上帝的指派，寒梅也就义无反顾、心无旁骛地爱着卷毛儿。然而当卷毛儿来到美国后，像那么多来到美国的孤男寡女一样，辜负了上帝最初的旨意而另寻新欢，肆意妄为，寒梅心灰意冷了。她拒绝了上帝的旨意，像卷毛儿一样，从中国一个荒僻的小城来到了美国，来到了洛杉矶，像一个探险者，用她的躯体和灵魂宣泄着对卷毛儿最严厉最冷酷的审判，直到卷毛儿心灰意冷地用那粒子弹洞穿了他自己的头颅而宣告对自己救赎的终结。或许，寒梅就是上帝发给卷毛儿的那支枪和那一粒子弹。当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寒梅才清晰地意识到，其实在她的心里也和卷毛儿一样，从来就没有装过除卷毛儿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包括她现在的丈夫，那个也是长着一头卷发的美籍犹太裔的老男人毛瑞斯。

卷毛儿最后一次从我们家走的时候好像对我说过，他将做最大的努力和寒梅沟通，请求她的宽恕。尽管寒梅现在已经有了家庭，有了丈夫，但他还是想挽回她的心，除此之外他好像也别无所求了。记得，临走的时候他从他的那辆已经开了四五年的破旧的小货车里取出一个塞得满满的黑色小皮箱交给我，让我保管，如果有机会再让我转交给寒梅。我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卷毛儿如此地沮丧过，说话有些语无伦次，从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悲哀与绝望让我感到不安甚至恐慌。

“你应该看一看心理医生。”我一脸的严肃，并没有和他开玩笑的意思。

“不用。”他说，“还挺得住。”他把胳膊弯曲到胸前，秀了秀明显松弛下来的二头

肌,嘴角漾起一丝苍白的微笑。

“混成这样,都是因为女人。”

“不不。”他摇着头,用一根手指使劲地点着自己的胸部,“不怨女人,只怪欲望。”

“对你,我无能为力。”我气馁地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落到他身边的那辆已经脏得一塌糊涂的小货车上。“管理好自己的欲望,别太放纵它。”

他点了点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轻微地做了一个拥抱的姿态,一丝泪光从他的眼里闪过,他急速而慌乱地爬上车,甚至没有等到关上车门汽车便发动了。一缕青烟和一只探出车窗外轻摇的手臂渐渐地远去了,隐约从车的音响里传来了那首他喜欢唱的《一无所有》:

.....

这时你的手在颤抖

这时你的泪在流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

爱我一无所有

.....

卷毛儿真的是一无所有,来美国闯荡了这么多年了,像那么多怀揣着绚丽的美国梦来美闯荡的人一样,来时孑然一身、一贫如洗,现在仍然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我已是一身疲惫,归来却是空空的行囊。”莫非他给寒梅留下的这个小皮箱里装有万贯家财?却又为何如此羞涩、如此含蓄地匆匆离去。他很早很早以前就答应过寒梅,等他有了钱一定给寒梅买一个大大的席梦思床,买一个大大的彩色电视;如果有更多的钱,就给寒梅买一个大大的钻石戒指,买一个大大的房子。这一切他都没有做到,哪怕一样都没有做到。寒梅现在什么都有了,大大的席梦思床、大大的彩色电视,还有大大的钻石戒指和大大的房子。都是别的男人给她买的,和卷毛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男人的尊严此时却让另一个男人无声地痛击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

男人的尊严。有时觉得好笑。

小皮箱在我的手里沉甸甸的,那把插在锁孔里的金黄色的钥匙闪着光芒。

卷毛儿从我家走的那天,妻子对我说她好像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说,





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

“要不要去看看寒梅？”妻子拾起扔在地上的手机问我，“或许我们会帮她做些什么。”

“不用了。”我说，“过几天她会来的。”

“寒梅真的会以妻子的身份处理卷毛儿的后事并且替他偿还所有的债务？”妻子问。我摇了摇头。

“寒梅真的会撤下美国的一切回到中国去吗？”

“谁知道呢。”

妻子垂泪伫立，眼里涌出来的泪水也是一转眼便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太阳出来了，南加州早晨柔和的阳光洒落在大地上，那挂着露珠的绿茵茵的草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晶莹的光。远处，被晨雾缭绕的山峦顶端覆盖着皑皑白雪，那里是凛冽的冬季。而在山的脚下一直延伸到我们这里，却永远是春意盎然。尽管早晨的风很大，并带有丝丝凉意，但只要太阳一出来，阳光洒落到哪里，便会给哪里带来融融的暖意。洛杉矶的阳光总是使人感到惬意，那弥漫着的明媚的光芒似乎在驱赶着以往阴霾里那晦暗的记忆。“过去了，已经过去了！”妻子喃喃地说。

是的，已经过去了！就像那一声清脆的枪响刚刚消失，但余音仍然在我的耳边缭绕。硝烟中，卷毛儿——我的朋友，跌跌撞撞地向我走来，仍然是那一副邈邈的样子，仍然是留着那一头天生的、混乱不堪的卷发，仍然是那张好像从来也没有清洗过的花猫一样的娃娃脸。他好像很难过，痛苦的神情使他本来显得很年轻的娃娃脸变得迷茫而憔悴，那一头长长的卷发被风吹得更加零乱不堪。他含着泪对我说：“人活着，真的……很累！”说完，便消失了。然后就是老李头，那个拖着一根肮脏的、沾满黑色污渍的拐杖，苍老的脸上总是凶神恶煞般地显露出一种无缘无故的愤怒，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给人一种摇摇欲坠的感觉。他在向我说着什么我听不大清楚，但从他那痛苦得几乎变形的脸上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压抑着的、巨大的悲怆。当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寒梅又姗姗地走来了。她似乎在微笑，尽管她那大大的眼睛里饱含着的那一滴大大的泪珠即将垂落，然而她依然在微笑。从她的微笑里，我似乎领悟到了一种嘲弄与愤世的悲伤。她说，把卷毛儿事处理完了她就回到中国去，回到那个荒僻的小城去，并且再也不来美国了。是真的要这样做还只是随便地说说我不知道。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和她还都没来美国的时候她曾经跟我说过，如果能让她去美国，不管花多少钱，付出多大的代价她都愿意。而且我听说为了能够来到美国她

的确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我和卷毛儿、寒梅还有老李头他们相识、相交、相处是在 20 多年前的一个烦躁的、慵懒的、无所事事的夏天。我们的接触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到了第三年的冬天，我便离开了他们。我们相继结了婚，建立了各自的家庭。我妻子和寒梅也算是旧友，加之我和卷毛儿的密切关系，她们之间的交往似乎比我和卷毛儿的交往更为热络。后来，我又搬了家，我们两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在卷毛儿和寒梅结婚时租的那间不到 12 平方米的小房子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火灾之后，卷毛儿被迫搬到了寒梅的娘家。起初，我们虽然还保持着零零星星的联络，但已是渐行渐远。最后，终于失去了联系。直到我要来美国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在一个拥挤、肮脏、破烂不堪的闹市区，我看到了寒梅，那个十多年前清纯、恬静、文质彬彬却又有些羞涩的姑娘。

我把我的一些情况简略地向她介绍了一下，并告诉她我将移民美国。她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半张着嘴，过了好一会儿才断断续续地说：“真巧，卷毛儿……也是……”她的话被一个买货的人打断了，她好像是极其不耐烦地完成了这笔生意。当她把那人递给她的一张似乎是有些残缺不全的 5 元人民币和几张零毛的票子塞进腰间系着的那个草绿色钱袋的时候，她的脸上现出了一丝羞涩。

“你和卷毛儿还好吗？”我问她。

“还好。”她说，好像还象征性地咧了一下嘴。她侧过头去，用手捂住了脸，突然泪如泉涌，哽咽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惶惑地立在那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听清她说出的任何一句话，断断续续、语无伦次。周围的人向我们投过来好奇的目光。

其实，整个会面过程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而她却流了仿佛是几年的眼泪。脸上那厚厚的脂粉也被她用手胡乱地涂抹得一塌糊涂。嘴唇上那猩红的、没有一丝光泽的唇膏在她那惨淡、苍白的脸上显得庸俗而不协调。和刚刚认识她时的那个女孩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从她的哭诉中，我唯一听懂的就是：卷毛儿也去美国了。她说的时候有些愤愤然的样子。正在她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城管来了”，于是她便迅速而敏捷地回过身去，拎起地摊上的那个大大的、装满货物的旅行袋，头也不回地疾奔而去，一转眼，便消失在拥挤杂乱的人群之中。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的偶然相遇，如果不是因为寒梅的那一通令人费解、令人困



惑的电话，我或许会把那个夏天和那个冬季还有那个肮脏的闹市区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记忆中删除。然而生活，似乎总是喜欢给人一种猝不及防的戏谑，然后冷眼旁观，在冥冥之中静待着早已知晓的开头和结尾。

## 2

那是一个飘着绵绵秋雨的傍晚。由于下雨的缘故，天色过早地昏暗下来。凉飕飕的风里夹杂着一股落叶腐烂后潮湿湿的霉味，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倦怠、慵懒的情绪。我刚刚从邮局取回了妻子从美国给我寄来的邮件回家，还没打开门锁，便听到了从房间里传出的似乎有些急促的电话铃声，没来得及脱去沾满雨水的鞋子，便冲进去接起电话。我想，这电话很可能是妻子从美国打来的。

“终于找到你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柔弱得几乎被外面落雨的沙沙声淹没。

“你，是哪一位？”我问。尽管我好像已经隐隐约约地辨析出了对方的声音。

“寒梅，听不出吗？”对方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沙哑。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她是从哪里打听到的。

“噢！现在听出来了。”我不自然地干咳了几声。

“什么时候去美国？”她问。

“大约还要几个星期吧。”

“到了美国或许你会见到卷毛儿。想和他联系吗？”

“当然。”我迅速地拿起笔，在桌上的台历上记下了卷毛儿在美国的电话号码。

“哎，真是难为你了。两年的单身生活，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她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只有把耳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才能隐隐约约听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想……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为难？”她说话的声音变得更小了，并且带几分神秘。

“什么事？说吧。”我想，看在卷毛儿的面子上，只要能办到的我一定会义不容辞。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也弄到美国去？”稍停了片刻她又补充说，“要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去美国。”

“为什么不让卷毛儿给你办，他不是也在美国吗？”

“不要提他了好不好？”寒梅仿佛是在厉声喝斥着，“到底是能还是不能？”她显然是有些急躁了，口气也变得粗重起来。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我相信他们的爱情是牢不可破的。那种经过了痛苦和磨难的爱情是我亲眼所见并且应该是经得起时间和挫折考验的。

“你和卷毛儿……怎么了？”我问。

“不要再跟我提到他的名字好吗？我只是想让你把我办到美国去，至于花多少钱、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为什么这么急切地想去美国？卷毛儿在美国究竟怎么了？”

“没怎么，好着呢。”她像是漫不经心地说着，语气却是冷冷的。

我想我即将去美国了，而且也一定会在美国见到卷毛儿，如果他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我也要了解一下真相。当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所孕育和创造出的爱情是那么纯真、执着、动人，我不相信今天却会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改变。我相信爱情，更相信卷毛儿和寒梅的爱情是牢不可破的。当初他们冲破重重阻碍终成眷属，我曾经发自内心地祝福他们白头偕老，而且我也相信他们能够白头偕老。我想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和我说说，或许我会帮你们做些什么。”我诚恳地说。

“只是想去美国。我说过了，不管多少钱，不管多么大的代价都可以。”

“只是单纯地想去美国还是想和卷毛儿团聚？”

“是的，是去美国和卷毛儿团聚，然后……杀了他。”寒梅的声音很低，并且带着一种恶狠狠的杀气。

“为什么？”我几乎喊了起来。

“不为什么。”寒梅似乎也在喊，“能给我办去美国吗？”

“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着，“你们男人的能力总是和女人的想象有着很大的距离。不过，美国我是一定要去的。一定！就是死了也一定要去。”

这种坚定而执着的声​​音我好像听到过，那是十多年前的一个飘雨的夜晚，当卷毛儿被公安扭着胳膊带走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坚定而执着地对我说：“卷毛儿我是一定要嫁的。一定！就是死了也一定嫁给他。”

她当初的坚定是因为爱情，而现在这么执着地想去美国也是为了爱情吗？此刻，除了“祝你成功”我真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





“来我家好吗？现在。”她说，声音小得几乎是耳语。

“去你家？”我有些诧异，“什么事？”

“想和你聊一聊去美国的事。我现在好像已经是心力交瘁了。”她说。

“我很忙，有什么事，可以在电话里说吗？”我说。

她笑了，停缓了片刻，她的语调突然变得柔和起来：“来吧。到我这儿来，我们讲一讲关于美国的事，讲一讲卷毛儿和他现在的那个美国女人，讲一讲我，还有老李头。”她说得很慢，一字一句的，就好像在铺陈着一个细腻而曲折的故事。

“不想听吗？”她的声音就像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蛊惑。

当然，我很想知道寒梅和卷毛儿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那么执着的追求，那么曲折的爱情，那么艰难的婚姻，刚刚从苦难中走出来，却仿佛又走进了苦难。这就是宿命吗？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苦难的历程，所谓的快乐和幸福，只不过就是从苦难中萃取出来的一滴微不足道的甘露，永远也给予不足像海一样浩大无际的欲望饥渴。而谁又不是在这种微不足道的萃取中体味着一种苦难中的慰藉？

卷毛儿是怎样去的美国？又怎样在美国找了别的女人？只是一种简单而原始的欲望结果吗？

欲望就是苦难！

“你们……除了爱情，还有婚姻吗？”我问，尽管我觉得问得有些唐突。

“哈哈！婚姻是什么？婚姻只不过就是家庭的一个屏障。家庭都没了，婚姻还有什么意义？”她说得很快，声音有些颤抖。面对着过去的那个纯洁得就像一汪清水的寒梅，面对着爱她爱得死去活来的卷毛儿，我几乎……哑口无言。

“来吧。”寒梅仍然在低低地呼唤着，就像外面那连绵不断的秋雨，使我心慌，使我从心里感到一阵阵的凄凉。

岁月可以改变或扭曲人们的肉身，也可以改变或扭曲人们的灵魂吗？寒梅和卷毛儿都变了，变得就像这似是而非的世界。

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歌声，那歌声撕扯着寂静的黑暗，使那飘洒的雨丝也变得如泣如诉……

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

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

沉寂的大地在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

谁能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我试图把电话的听筒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试图让寒梅也听到歌声。当歌声消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妻子今天要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快结束和寒梅的通话。于是我对寒梅说:“我们会见面的,我想我们见面的地点或许是在美国。我相信你有能力走进美利坚。在美国你还会和卷毛儿重新团聚的。”尽管我的语气很愉快,但心里却充满了悲悯。

电话里好像传来了寒梅低低的啜泣声。



放下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世道变了,人也变了。过去的贫瘠和纯真,变成了现在的富有和虚伪;过去的愚昧和善良,变成了现在的聪睿和险恶。贫瘠和愚昧没有留下,却把纯真和善良也一起带走了。

我没有去寒梅的家,从那以后,我们彼此也没有过任何的联络。尽管我当初并不清楚她给我打电话的真实意图。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在她给我打电话后不久,一个姓江的人去了她家。我知道那个人叫江明,是寒梅最早的追求者。很久以前江明就移民美国了。那次回国听说只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或许可以称之为“荣归”吧。我不知道寒梅和江明是怎样摒弃前嫌又走到一起的,但我却知道,后来,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江明通过某一种巧妙而得体的渠道成功地把寒梅和她的儿子办到了美国,对于寒梅来说也算是心想事成了吧。我不知道寒梅花了多少钱,也不知道寒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不过我知道,“心想”和“事成”之间一定会有一段经历、一个故事、一种焦虑、一番煎熬。鬼才知道那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心想”以后毕竟是“事成”了。我想寒梅现在一定会是满面春风吧。

到了美国以后,我很快和卷毛儿取得了联系。我并没有看到卷毛儿身边的另一

